附錄
重峯集

重峯趙先生集附録目録

拜奉常寺僉正 教書
贈吏曹參判 教書 見抗義新編
牛溪成先生請 褒贈啓
松江鄭相國祭文 見抗義新編
一軍殉義碑 見抗義新編 尹根壽撰
碑陰記 宋邦祚述
立碑時通文 前人
立碑後門人閔昱等祭文 見抗義新編 前人
金浦遺墟碑銘 李廷龜撰

遺事十九段 見抗義新編 安邦俊述
東還封事跋 見抗義新編 前人
擧義時事後跋 見抗義新編 成文濬
封事後跋 見抗義新編 權韠
又 趙翼
又 姜沆
始祀義塚序 趙平
題義塚序後 前人
請謚疏 庚軾
謚狀 金集撰

神道碑銘　金尚憲撰
墓表　宋時烈述
義壇堂齋記　前人
後記　前人
從容祠奉安祭文　前人
祭義塚文　李安訥
滄洲書院上樑文　俞棨
金浦書院上樑文　洪命夏
從容堂祠宇上樑文　尹宣擧
書院祭文　報恩春秋享　張顯光

滄洲移安時 李植

春秋享 前人

金浦奉安時 李景奭

春秋享 前人

義壇合祭先生及霽峯高先生春秋享祭文 李惟泰

重峯趙先生集附録目録終

重峯趙先生集附錄

拜奉常寺僉正教書

王若曰惟予不明不能察物而知言進言者或有言國家危亡之至迫在朝夕予雖是其言而實不悟所大憂者人心之渙散而徒以盜賊外侮為慮以謂城池之高濬甲兵之犀利足以衛民而安邦殫民力以圖之豈意城池甲兵所勤苦而成之者悉以資賊而怨獨歸予致令 廟社丘墟生靈魚肉而莫之能禦咎專在予雖今日千百辛酸而受以為罪不敢言者予情戚矣尚賴天地 祖宗之靈人心思漢民不棄予

諸路忠義糾率徒衆在在討賊而爾名亦在其中雖
不見俘獲獻功之書而予甚嘉之已授爾奉常寺僉
正爾其悉否頃者湖南儒士梁山璹自義兵將金千
鎰所來於其歸也憑付一書去矣其已傳到否此則
泛諭湖中士民而非專諭於爾者然其書所云云則
爾必與衆父老傳者予之苦意略已盡之爾庶幾許
予愆過勉勵忠憤惟恢復舊物是務邇來久不聞湖
中消息予用心悶兹憑崔遠軍中申諭爾憲并令探
視本道賊勢本道之賊留劄幾許處而衆約幾何其
氣衰旺比前日為何督捕倡義如爾憲者又誰而所

斬獲多少如何右道郡縣其猶按堵如舊否頃者遼
東總兵官祖承訓耀兵回還之後 天朝又 欽差
兵部侍郎一員督率廣寧遼東等地方都副摠兵等
官撥兵馬七十餘萬并調運粮支水陸並進令至王
城蕩掃本月十一日遊擊將軍張奇功領先鋒一千
渡江十五日江浙遊擊將軍沈惟敬連炮手一千六
百名渡江方謀進討秋晴路乾政屬擒胡之月馬肥
弓勁實是殄賊之期 天兵垂至百神景從鐵馬亘
於大定清川舸艦聯於山東江浙拒冦惡積天誅當
加我國義兵在京畿黃海道者亦多相繼斬馘奏捷

不絶人心思奮戴頓殺氣此實　宗祊再造之會爾
僉更勵精忠益進無怠仁以附衆義以鼓勇相機以
進收勝萬全不其偉歟本道大小戰亡人張智賢等
以下及至挺身討賊如僧處一鄭億萬之輩悉令已
加恩賞爾可敎諭予意多設奇策或尾擊或夜斫使
隻輪不還一路先淸而來恊南軍進覲都城　園陵
松栢及其未拔逃竄老弱及其未死則今日元功非
爾而誰爵賞在予河山可指播越已久尅復未涯高
秋霜露悶　宗社之飄零絶塞江湫寄帳殿之蕭瑟
懷土無間於貴賤思歸日切於中心翹待爾等來迎

乘輿予言欲窮予淚先下爾宜自量至可怛也於戲
廟堂愧無策事有待於踈蹤板蕩識誠臣功可效於
今日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萬曆二十年八月十五
日

贈吏曹參判敎書 見抗義新編

牛溪成先生請 褒贈啓

新羅風俗最美士死於忠義者前後相望其君又不
愛高爵重賞褒表而尊榮之所以成此美俗其國賴
之歷年過千矣今日我國家褒忠之典不可不汲汲
擧行如劉克良高敬命趙憲邊應井之力戰死於陣

上宋象賢金鍊光之守城不屈而死者皆忠義之傑然者也其餘所在伏節而死者必多有之誠宜采訪一一褒贈恤其妻子慰彼忠魂昭報功烈以激一代忠義之氣可矣壬辰十二月○又曰趙憲徒步起義鏖戰錦山雖天不悔禍大功不集使國家不受忠義之報然秉節而死殉身無悔又令烏合之衆張空拳蹈白刃向敵爭死殺賊無數使古張之屬不能自立燒營夜遁以之保全兩湖爲國根本可謂恢復元功請命收恤其妻子以示報功之義幸甚甲午五月○原啓並擧金千鎰

松江鄭相國祭文 見抗義新編

一軍殉義碑 見抗義新編 尹根壽撰

碑陰記 宋邦祚述

嗚碑面字畫頗細應歲久磨缺漸不得究其蹟故略撮而書諸陰嗚先生姓趙諱憲字汝式系出白川後移金浦至先生晩徙沃川墓在安邑縣嗚先生後鄭相國澈祭曰吾友汝式學孔顔而慕誼原欲死於直而竟死於節吁嗟乎汝式此其辭雖略先生終始形容盡矣故并記云嗚戰亡將士如丁麟揚應章陸廷華朴興道立碑儒士如門人李宗彦金籥及郡人朴中立見略於碑文故皆因而録之

立碑時通文　　前人

右文爲重峯趙先生當初奮義走西原賊旋進軍死於錦溪士無一人棄甲走以圖生遂鏖賊過當竟雖摧敗其功反有大於剋捷况貪仁樂義視死如歸舉一陣義士則一世之所以歆艷歎服者爲如何哉其年九月賊因此戰不支乃遁去其徒朴廷亮等即趨往哭之遂盡拾其骨裒作一塚而錦溪遺氓時享醊不絶然至於歲久時移其名與骨皆已朽矣則烏得免昧昧而莫之徵乎氓而無徵則後世之責有所歸矣玆欲樹一貞珉略記其槩俾之永其傳不死而有

以微千百載之下之節義之氣苐力綿材薄無計可濟伏望諸君子隨力所及各出米幣以扶萬一如何且其戰亡子弟親屬必無虛邑而其欲相助想倍他人並須究喻如何

立碑後門人閔昱等祭文 見抗義新編 前人

金浦遺墟碑銘 并序 李廷龜撰

壬辰八月錦山之戰重峯趙公父子與七百義士同日死事聞 先王震悼贈公吏曹參判又 命廩其毋官其子完堵令 上之撫軍南行也召見公之子遣從官致祭復役減租又甲辰 先王賜祭加贈令

官建令　上即位之明年聽建書院祠　賜額曰表
忠俾春秋祭于祠始公之歿麾下士收七百義骨即
其地作一塚竪石其側名之曰一軍殉義碑旣又諸
生以金浦公故宅相與謀石樹于墟遂撮公平生言
行及擧義事跡屬不佞曰子其文凡往返三四請益
堅則謹按公諱憲字汝式白川人上世有諱文胄麗
朝兵部尙書至諱天柱紅巾之亂以元帥戰死考應
祉贈吏曹判書娶車頫蓮女生公於嘉靖甲辰中丁
卯文科補校書正字時降香佛寺公上蹠言口誦聖
經手封佛香所不忍也坐削官自是直聲籍甚歷戸

禮工佐郎通津報恩縣監全羅都事在通津杖殺内
奴豪橫者誣公以濫刑杖配昌平在報恩上疏請革
燕山朝貢案立魯山後並表六臣禁制　壬子弟宅
丙戌上疏伸救牛溪栗谷先生及朴思菴鄭松江諸
公寢不下再疏益論朝臣朋比丁亥又上萬言疏仍
論鄭汝立兇悖比之羿浞觀察使格之不以聞時秀
吉遣使來覘公徒步上京并前未達疏以進言秀吉
弑君宜斥其使己丑持斧伏　闕上疏極論宰臣誤
國三司論黨吉州冬鄭逆謀發以公有先見　命放
公公在謫聞　朝廷遣使日本上疏極言其不可辛

卯賊使至公又疏陳秀吉必背約搆亂請斬玄蘇義智首上奏　天朝嚴兵以待不報仍叩首石礎血被面觀者如堵或譏其自苦公曰明年竄山谷必思吾言又以一疏辭朝並進自草奏文及諭琉球對馬島等書痛哭出都門及壬辰聞難即與門徒欲西赴行在道梗不果行見巡察使力請討賊草檄傳告八道辞旨激烈義士坌集得千有七百餘人乃與僧將靈圭直擣淸州洒泣血戰賊大衂焚屍宵遁湖左諸屯賊望風皆遁遂飛文一路整軍北行師次溫陽錦山之賊將侵軼兩湖巡察使告急於公要與共事諸

軍佐亦言賊無所不至而獨餘湖西南一片土矣此
則無國也宜先討錦賊以絶其後而勤　王未晩也
公乃還公州巡察使議不合軍多沮撓麾下稍稍散
去只七百義士願從之公慨然移軍向錦山曾與湖
南巡察使權慄約以十八日齊擧慄移書改期而公
未及知是日蓐食傳發或言賊鋒鋭甚且衆宜援兵
相勢毋輕嘗大敵公曰　君父安在敢言利鈍賊諜
知兵無助兼未備而進之單野而陳分兵為三迭出
以肆之公下令曰死生進退無愧義字士皆惟命力
戰終日賊三北幾潰而我兵已矢盡無可為會日且

入兩軍不相見吏士皆無人色而公意氣自若督戰
益急賊悉銳攻之帳下士挽公請跳公笑解馬鞍曰
此吾殉節地男兒死耳不可爲活援抱鼓之士爭直
前無一人旋踵短兵接空拳搏亦無一人徙死雖衆
寡不敵全軍盡歿而賊死過當勢大挫收餘兵運屍
哭聲震野遂與茂朱屯賊皆遁湖西南賴全望日公
之弟範壽尋公屍則公死於旗下將士環公死相枕籍
負公屍還殯沃川張目掀髯怒色如生葬于沃之安
邑縣與夫人同塋公之子完基姿性俊偉兵敗故異
其冠服冀代公死賊認爲將託其屍公性至孝纔冠

襁褓已知事親禮修書父母必盥濯整衣冠每夜必
誦大學及離騷經出師表悲歌慷慨達朝不寐家貧
躬自耕耘或牧牛田間亦未嘗釋卷日採薪爇親堗
映火而讀之其竄吉州公聞即登程金吾卒止之曰
來時同班敎我云趙某賢者必不留汝必以夕抵家
令夜治行所以遲暮而至公曰 君命不可宿徒步
夜發嘗遊大芚山寺一日對食推與房中四僧曰明
年有變我必赴難今日共此飯者可來同事僧怪之
而陽應曰諾後三僧皆與公同死而其一病未赴說
人如此云申恪宰延安公貽書曰明年必有倭難延

是三國時城守兔賊地君以武將守土宜速浚壕增
陴為死守計恪雅重公即治守禦具如公指後李公
廷馣果以此城却賊壬辰四月聞東南有聲如巨雷
公驚作曰此天鼓也賊必渡海矣及起兵嘗夜觀天
象北向拜哭良久又仰天歎曰吾以為禍及 行朝
更察之二 壬子入北者其獲於賊乎門人識之賊
渡海 壬子被虜皆其日也公始遊土亭門晩從牛
溪栗谷講論周易便師事之不倭年輩後未覿公面
嘗聞一時名流欲用公栗谷先生曰此人不知變通
以為唐虞之治可以猝復一事不合牽裾折檻必至

騷擾倭其練達可大用不佞之妄論公亦如此已獨
土亭論當世人物必以公爲第一蓋栗谷早歿未及
見公學進也獨其執太固守太潔奔義如狂見人過
若浼一言不是則雖公卿大臣廷叱之如奴狗立王
陛前與 人主抉腎腸爭是非不得則不已未嘗以
毫髮恕宜其流竄困厄不容於世也然不如是焉能
成就此哉况其高見達識可質神明愛君憂國出於
至誠使公之志得展於當時則經濟事業亦可想見
而終於伏節一士而止惜矣惜矣嗚呼雖使公言行
計用顯寵一時視如今聞公名而髮立讀公文與遺

卓而膽裂韡韡精神亘萬古不死者何如哉終不以
彼易此銘曰
烈烈趙公禀挺特兮培深植固行也獨兮自信其中
不求知兮必背羣馳矧敢隨兮愈蹟愈堅困而亨兮
屢疾其呼衆聽驚兮先知逆見若燭照兮孰信其然
譁而笑兮以性而行得之天兮不駭危機神益全兮
衣車恭恭視弊屣兮首碎不悔遑恤毁兮逢時孔艱
得死所兮仗劒一呼從義旅兮疇過公誠一團血兮
集義爲兵用不鈌兮奔敵如雷莫我嬰兮勇不徒死
死猶生兮七百義骨環公屍兮氣結爲虹亘天維兮

有炳如日峙如岳兮不逈千秋昧者式兮嗟公之烈何待碑兮石于墟者多士思兮

遺事十九段 見抗義新編　　安邦俊述

東還封事跋 見抗義新編　　前人

擧義時事後跋 見抗義新編　　成文濬

封事後跋 見抗義新編　　權韠

又　　趙翼

右重峯先生䟽凡若干篇先生子完堵書而藏之家先生自萬曆丙戌上䟽論　朝政得失又歷陳朝臣邪正賢否及賊倭秀吉弑君自立遣使請和先生上

疏言篡弑之賊義不可與和宜聲罪絶之至辛卯我
國使臣自倭還而賊使持賊酋書及馬與孔雀隨而
至於是又上疏論賊必來且謂此賊既有犯 中國
之意宜斬賊使奏 天朝兼通諭南洋諸國使之共
怒及陳備倭之策至壬辰起事又上疏請斬誤事之
臣疏前後殆十數萬言今觀其言慮遠謀深辭嚴義
正忠讜剴切不避斧鉞無不凜凜如秋霜烈日而其
悲辭苦言懇懇不自知止字字皆血誠讀之自令人
流涕於邑真所謂一言一涕者也嗚呼先生其天下
之達忠矣乎夫國之興衰存亡恒由於用人之得失

故古之賢臣汲汲勸於其君者莫不以進賢退邪爲
急然亦指宰執近臣爲小人者則亦罕有之如朱雲
之請斬張禹柳洸之請斬程元振胡銓之請斬秦檜
孫近此固古所罕聞至於歷亦在一朝之臣無不極
言其邪正之狀如先生者實古所未聞也古之人諫
於其君而不用則退而已先生則不惟不容而已乃
亦遂流竄窮厄極矣而猶復惓惓言之不止古之人
臣既去於朝則無與難之義先生則既不容於時退
而耕於野而乃奮起田畝聚兵討賊至於知賊衆之
不敵有萬死無一生之勢而赴死而不顧是又自有

君臣以來所未有也蓋先生於君臣之義實天性然也盡忠死事乃其所能至於嘗論鄭賊將叛而其後鄭賊以逆誅論　天朝南邊將吏以信使事聞　天朝若興問罪之師則我　國將無以自明其後南邊奏我國與倭通而　天朝大臣有欲問罪我國者及賊鋒所由皆先生所請設備之地而漢須之間舉爲蹂躪皆如先生之言無一不合則不但先生殉國之忠古所未有其見幾之明思慮之遠揆事之正亦求諸古而難得也蓋嘗論先生之爲人其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見惡人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似伯

痛憤世疾邪憂閔惻怛忠君愛國之誠死而不厭似屈原忠朴勇果見義必為直前不顧似子路而其好學之篤持身之苦居家孝友忠信之行皆卓卓乎人所不可及則雖使濂洛關閩諸賢並生一時亦且敬而畏之矣夫以先生如是之孤忠大節如是之純誠至行如是之遠見卓識生于季世目見當世之事宜其慷慨憤歎極言不諱如是也嗚呼使先生之言用於丙戌己丑之間則庶幾 朝廷清而公議行可以回世道於盛治用於辛卯則可以服天下之人心破兇賊之陰計而 國勢自重用於壬辰則亦可以振

肅頹綱激厲士心殲賊不難而忠言嘉謨一不見用
大亂一作 國家之勢終至於不可爲之地嗚呼豈
非天哉先生之言雖不用於一世其遺風餘論猶可
以廉頑立懦扶植人紀於百代此書宜廣布焉俾傳
於無窮也翼平生欽服先生有若神明近幸與宋永
叔同官永叔家永同近先生之居舊嘗遍知先生實
深翼求見先生疏章於永叔永叔歸以告完堵完堵
以先生疏一卷見寄且屬跋焉翼始而辭既嘆曰夫
先生翼生平所敬慕者今幸先生之子求跋先生之
文於翼其敢辭焉於是敢書于卷末如此云 萬曆

丁未八月庚辰豐壤趙[illegible]巽謹跋

又　　　　姜　沆

余少也學古於諸老先生嘗問曰古之世一何多賢而今之世何相去萬驛也諸老先生荅曰童子何知若重峯趙先生谷口躬耕奉養老親甘毳之供無遠不致古之養親者渠能乎景仰栗谷自號為後栗問道牛溪待其使如賓極力伸救十疏不已古之隆師者渠能乎抗章伏闕持斧請死以言獲罪徒步過嶺猶復言之惓惓死而乃已則古之事是君者無以過也鄭逆方盜重名而目以羿浞倭奴甘言請和而累

疏請絶古之稱先見者無以過也卒之見棄而興師
不知而死難使麾下七百義士張拳冐刃同死於一
日則古之死義者萬萬不及也童子其未聞乎余於
是惘然喪我慨然發奮以不得及門備卒為平生至
恨甲寅冬從友生得見氷壺子安士彥所集抗義新
編二卷則乃重峯言行録也向之所聞躬耕養親賓
禮師奴持斧伏闕請斬倭使破賊死節等事士彥皆
倩名畫為圖照人耳目赫赫若昨日事余不覺髮之
竪而顙有泚曰諸老先生豈欺我哉余嘗聞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而泣竹之孟宗失身於孫綝躍鯉之

王祥落於司馬家則孝子未必爲忠臣也又嘗聞
平時能犯顔敢諫然後臨亂能伏節死義而盧奕蔣
淸義士也與楊李同朝而不聞犯顔李若水劉韐忠
臣也與蔡京同事而不聞敢諫則伏節死義者未必
能犯顔敢諫也今先生爲人子則止於孝爲弟子則
止於敬爲人臣則止於忠平時則直言敢諫臨亂則
伏節死義若先生者乃千百世一人而已詩曰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若先生者眞所
謂能盡物則者矣雖然先生之節行愚夫愚婦莫不
稱頌而世無誠心愛先生者惟士彥誠服之誠服之

不足而纂集之纂集之不足而圖畫之若士彥者眞
可謂好是懿德者矣至於先生之請黜鄭逆請斬倭
使諸老先生以先生爲先見則余獨以爲不然傳曰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誠則明先生至誠愛君故
知逆豎之必無禮於吾君先生至誠憂國故知倭奴
之必不利於吾國此豈見幾見星者之比而畢竟化
市人爲父子使之視死如歸者亦至誠之所動耳嗚
呼使先生之言得行於己丑之前則必無鄭逆之變
搢紳之禍豈至今日使先生之言得行於壬辰之前
則必無倭賊之變生靈之禍豈至此極乎余於是編

之終不覺淚下而止彥之為此其亦有意也夫乙卯
孟春晉山後人姜沆

始祀義塚序　　趙　平

萬曆辛卯日本平秀吉遣玄蘇平調信等賫書將以
犯　天朝請假途於我重峯趙先生屢退而耕於沃
川之安邑村墅者有年奮然上章乞斬玄蘇等函其
首申奏　天朝而又請遣使布告秀吉之惡於南蠻
琉球諸國使不容於覆載間更請繕城堡完器械選
戎卒擇將帥以先備禦之策疏再上皆不報先生慨
然還沃川越明年壬辰夏四月倭寇渡海陷釜山凶

鋒所指鎮帥邑宰莫不望風奔潰不數日嶺南江右州郡皆為賊巢窟五月初三日京城陷後四月之晦大駕已西幸矣先生哭望天西血涕交零張空拳而呼以義文武士手劍腰弓者響應而踵相接當閫者忌之盡奪而為官軍然繼而來集者儒生士卒并七百人聞湖南前東萊府使高霽峯敬命亦聚義旅走以書請協力同討清州錦山屯倭秋七月霽峯率兵徑趨錦山西佳寨倭惡銳卒迫之霽峯與其子正字因厚幕佐學諭柳彭老幼學安瑛死之八月先生領麾下七百義士至清州與僧將靈圭勦滅清州倭

乘勝向錦山靈圭前先生後至郡西五里外盤楸之
後山陣南北為掎角勢先生軍未陣倭兵四圍突至
士皆環立搏戰炮聲震地飛丸雨落白刃亂斫僵屍
如麻人莫不瞋目賈勇面賊踵前終無一人却步者
先生端坐凝然顔色不亂揚揚如平常遇害良久乃
仆面有怒氣勃勃子完基同死焉癸巳 大駕自義
州還都魚肉餘民始有氣息瘡痍者飢凍者呻吟扶
杖聚首相告語莫不以先生死節七百殉義嘖嘖嗟
歎繼而有垂泣者於是有人拾七百義骨穴戰塲之
南阿掩以土而高四尺名之曰義塚海平府院君尹

相國根壽撰碑文鑱之石立其傍壬申秋余以濟原
鄰官與知郡事金君往拜於所謂義塚者見荊棘蕪
後階級崩夷犁不及塚纔尺餘金君憮然顧余言曰
塚將犂矣數歲之後誰復知七百義骨埋此地耶退
而招村老問之村老指塚後絶頂曰彼乃老夫避倭
處也當重峯老爺討倭賊而陣于斯也老夫瞰之詳
矣陣未成賊乘之四方皆晴霽開豁而獨戰處炮烟
低回盤結若雲凝霧塞不辨人與草木但見白刃如
束揮霍如紫電閃閃雲裏露出光景而不見隻卒跳
出走者人七百而心一義甘同死而不貳從可知矣

豈可以成敗論又曰賊先犯靈圭陣圭軍所持惟長柄大鎌爭前大斫物故相當倭之還只見有些少零卒圭亦烈丈夫哉又曰毎於天陰雨濕之夜號哭沸騰徹天哭止憤恚惋痛之聲連野達遠星霜累換吊祭不至忠憤其未消乎因哽咽泣不自已俄有一士人來揖而坐泫然流涕曰吾外王父亦死於此仍言曰先生之七百與古田横五百何如余曰同也即拭淚瞋目奮拳大聲曰何謂之同焉先生軍後七百人之家聞之莫不呼天哭擗父曰吾子帰曰吾兄妻曰吾夫與先生同死死亦何憾但軍雖死元帥生我心

即降古今人同不同吾不知也未知橫也亦有是乎
金君曰亦義士也金君擇塚傍居民三戶以守其塚
禁樵火復雜後既而喟然長息曰塚之闕祀守土者
之責也吾在此當祀繼吾者非吾則祀其不永如得
米布使分與人取其息以為歲春秋牲牢黍稷之資
祀不廢而壽無窮遂招士人朴煥郭璘全命達等三
人定為有司因以文通告于湖南湖西之邑俾儒生
湖南伯原平君元斗杓聞之以營簿稻之在錦山者
給三十七石金君欣然曰殉義之鬼自今其不餒矣
癸酉冬金君請余言曰祀義塚不可無壇因偕往築

壇于義塚之南峯上以霽峯死節處在峯西望見而
為其地居中也先築將壇其高數尺餘更壇于將壇
之左右而高不及將壇左右壇之南又壇而高不及
左右壇將壇南左右壇之中差致而卑於壇高於地
築畢覆以莎金君與余周視之曰壇高卑有等秩秩
序矣坐壇上招有司朴煥等曰於將壇祭兩峯與邊
海南應井位次序以爵兩峯之子死全忠孝其祭宜
升配將壇而分東西相對於將壇之左右壇祭兩峯
邊海南幕佐霽峯海南幕佐西而重峯幕佐東焉於
左右壇之南壇祭兩峯邊海南士卒其位各隨其幕

佐将壇南左右壇之中差坎而卑於壇高於地者以為祭時諸執事升降之位又曰壬辰之亂衣食君而擁重兵坐而觀者相環靈圭一緇髡也尚死力討強賊終死於國不可不祭而亦不可同壇命役夫别築壇於壇之東其高卑覆莎一如右顧謂朴煥等曰彼亦有将卒祭時設次将上壇而卒下壇其無忝焉邊公應井時以海南縣監憤賊勢猖熾洒血為檄通告遠邇即領兵至錦之費堂後山與倭力戰而死其死在重峯先生金君曰死以忠一也而同在錦之地後人之祭為其死於忠也於忠何擇焉祭其同壇焉官

備祭需春秋兩祭之具所得於諸邑儒林儒生與夫耆宿者期以自明年乙亥始資以爲祭而祭每以春秋季月之丁日嗚呼自壬辰至甲戌其祀之始至於四十三年之久盖亦有待也夫金君名聲發字景明甲戌冬臘月下澣巳山後人趙平序其畧如右

題始祀義塚序後 前人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讀是詩而賛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朱夫子釋之曰物事也則法也道即君臣父子之道也盖好德之心秉彝之天是以有臣而忠於君子而孝於父者雖

愚夫愚婦其嗟歎景慕之心莫不油然出於中而自
不能抑此乃人人之所固有而不可泯者也壬辰之
亂忠臣節士之死於國者不知其何限獨於錦山之
義塚談者淚過者軾追而思之愈往愈深至於歲有
祀而不廢者何耶好德之心於死節者寧偏有厚薄
本然之權度自有所不能已者存於其間而一時之
死節不與焉嗚呼天不憖我東民使先生常困於顚
躓奮志未就竟殞於賊刃先生之一生勤勤懇懇著
無非爲國而其死也爲國則先生旣得其所願矣然
原其未死之心將以大有爲而人之手額望先生者

亦豈在於死國之一節而止也顧念邉海南高霽峯
靈圭之死實有賴於重恢者厥功甚鉅非死於擢陷
數陣者之比若有祀於先生而不及焉不但三人之
名泯沒無傳竊恐同在錦地之忠魂相與徘徊於壇
側有後人莫我知之悲故並祭之同其壇嗚呼同爲
是人則同有是心閑龍蛇録中有一戰死者射一賊
殺一賊斬一賊者莫不書其姓名居邑同有是心之
天亦可謂不泯而至於先生闕焉不書詳於彼而略
於此記其小而遺其大其好惡予奪一何顛錯謬戾
之至此哉若曰先生所抱者大而一時死節之忠亘

天地光日月當爀人耳目流聲萬世吾所錄錄其徽将以顯於後則其亦可矣如其不然豈先生生時積懷忌嫉之心快逞於一錄之中歟氷炭既殊固不足多責又有一名宰曲意著書以先生之死無所逃避勢出於不得已烏可謂之忠節也嗚呼鼻鐺尚有耳奈之何若不聞先生者然而欲塗塞一時與後人之耳目也如此哉反不如愚夫愚婦嗟歎景慕之自不能抑豈皇天均賦秉彝之良偏獨嗇於此人也耶與先生生同世並立朝待先生甚有禮意傾誠倒情以示其好善親切之義追先生之討賊死節忍著是書

編於集中則是有甚於先生生時搖簧舌而擠井落石之流其爲計吁亦憸矣朱夫子所謂天誘其衷使之露出一生肝膽以示於人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嗚呼人心難誣世之知先生者不可謂無人雖曰知之不過與邊海南高霽峯靈圭同視爲一死節之人而其平生用力於學蘊畜於中者黮昧莫之聞死國忠節又從而不全焉余是以甚懼焉慨然不自量其僭踰既序其始祀而又題其下如右後之同有秉彝好德之天者不以人而廢其言亦有助於衛道學扶綱常之萬一矣咸安趙平書

請謚疏　　　　　　　　　慶軾

伏以崇德象賢之義莫先於褒美之典盖 國家勸懲之道人心趨向之方亦有所寓而王政之所不廢者也雖於聞望纔名於一世者猶且崇其爵以贈之善其謚以褒之况其人學問言行精忠大節足以扶植萬古之綱常者乎臣等竊念 贈判書臣趙某愛君之誠死國之節可以無愧於古人者也民到于今而欽慕竭仰嘖嘖稱道則以 殿下之聰明豈待臣等之言而後知趙某之爲忠臣哉然某之死今垂四十年矣既不得與 殿下同時則某之天分之高學

問之切則恐或未及於 聖聰也臣等請先陳某之
平日用心行事而後及死國之節仰晝 聖聰之所
未盡伏惟 殿下垂覽焉噫居家孝友立朝正直此
某之得於天性者然也然不有素養之功則惡能至
此某嘗出入於李珥成渾之門得聞淵源之學學問
博洽踐履篤實其於義理之精微多有所自得立志
堅確毅然有不可奪之氣明乎治體能燭乎未形之
理而胸中所蘊畜者亦無非憂國之誠故遇事敢言
言無不盡多中一時之膏肓能驗後日之得失如執
蓍龜以占吉凶非精通至道妙詣天機者能若是乎

略以其見於行事者言之歲壬申爲香室正字嘗封
佛香即上封事曰臣　口讀聖賢之書手封供佛之香
臣之所不忍也此則韓愈諫迎佛骨之意也而愈之
表規規於禍福之說而已某之疏懇懇於克己之功
則某之引君不愈於愈乎又於歲甲戌從聖節使朝
皇朝即上書于禮部極論先儒配享位次之訛幷深
憤周張程朱之列於荀揚之下　中朝士君子不爲
不多而先儒位次之言猶待於　某則宜爲中朝士大
夫之推重而益見其宗師先儒之意也及其反　命
陳疏　闕下衣冠服飾請遵中朝之制則此亦鄭夢

周遵華之意也若夫請罪鄭汝立者知其必叛也請
斬倭使者知其覬覦也向使罪汝立之請行於丙戌
間豈有己丑逆獄之變斬倭使之請行於辛卯年間
豈有壬辰兵戈之亂乎至若死國之節則其亦不負
平生學問之功也龍馭西巡　廟社為墟當時之食
君衣君者孰非臣子而列邑望風偷生是事其哭向
行在志存敵愾飛檄旁邑糾聚義旅先逐清州之賊
又欲掃蕩錦賊之巢穴進軍力戰賊勢大挫時既不
利外援又絕矢盡力竭事無可為則兀然端坐視死
如歸其子完基亦死於父其與漢之諸葛瞻晉之卞

壼父子同死果孰先後耶噫其以醇正之學經綸之材際遇於 宣廟宜其施設於當時而 其言事剴切不避權姦故每忤於朝不得展布其所懷而終至於死國而已則豈不哀哉 先王嘉其死國之節知其平生愛君之誠深恨不究用於生前思欲昭白於後申加禮贈位以六卿之長再降 宸章纍舉 賜祭之儀其於崇奬之義無以加矣而獨於 賜謚之典猶有闕焉者豈 先王之意哉只緣亂離初定士論無暇於禮典之請而 朝家制度亦未得其序而然也至於癈朝猶知褒奬之爲義亦從扁額之請而

臣等之不敢請謚於廢朝者當時羣姦滿朝公議不
行象賢之舉非其時故也此臣等之所以隱嘿以至
於今日者也方今 聖上臨御有制度日新之慶公
議大行無真僞相奪之患崇德之政夐異於前古褒
忠之恩無間於死生凡死國者之子孫舉皆録用而
某之二子已蒙 眷顧之寵則 殿下之於某 恩
亦優矣此臣等之所以軒眉聳袂不憚數百里之跋
涉而來叫者也伏願 殿下體 先王待某之盛心
考前代追崇之茂典申行渙號載錫嘉名則非獨慰
忠魂於九原之下 先王在天之靈亦且嘉 殿下

能繼志述事之道也好惡由是而益正公論由是而
益明士氣振作民知所從而三綱五常之道可以昭
揭於萬古矣臣等竊觀　國典謚法以正二品以上
爲限而其之實職爲奉常僉正則其於　賜謚之規
似乎違矣然昔在　成廟朝佐郎臣金宏弼縣監臣
鄭汝昌　仁廟朝參奉臣徐敬德等皆位在下僚而
並有贈謚之褒又於去年因經筵官之啓　賜鄭逑
之謚則豈可獨拘於爵秩之高下而不爲之謚哉噫
聞其之風而聳動激揚者蓋已多矣錦山戰場金浦
遺墟立碑以表之沃川並立其父子之門以旌之題

曰忠臣孝子之門沃川乃某曾所寓居之地也報恩亦立遺愛之祠以享之報恩乃某曾所字牧之邑也其餘為某創立書院者不止數郡而已則某之風聲義烈可以有補於風化而窮天地達萬古矣有謚無謚不為加損而臣等之所以為 殿下請者正以國家崇德象賢之方在所不已也謹書其平日赴京東還封事二編敢幷進焉萬機之暇如 賜垂覽則可以知某學問之所造憂國之至誠矣伏惟 聖明留神焉

有明朝鮮國通德郎守奉常寺僉正 贈資憲大夫

吏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義禁府事 世子左賓
客謚文烈公重峯趙先生謚狀 金集撰

先生諱憲字汝式姓趙氏白川人也學者稱爲重峯
先生麗朝有諱文胄官兵部尚書嘗奉使如元奏撤
留兵之擾害本國者當時談者義之歷數世而至諱
天桂以元帥禦紅巾賊效節於安州入我 朝諱環
有隱德 世宗聞其名特授京畿都事卒官羅州牧
使於先生爲五世祖曾祖諱瓚祖諱世佑考諱應祉
皆不仕後以先生從勲 贈考吏曹判書妣龍城車

氏諱順達之女也先生生於嘉靖甲辰器度並重異
常年纔四五歲與羣兒聚讀于林亭有達官呼唱過
其下羣兒爭往觀之先生獨堅坐讀不輟達官爲下
馬嘆賞曰此兒後日必成大器十歲喪所恃哀慕盡
制如成人及長沉潛經史至忘寢食眞知實踐以古
聖賢自期待丁卯擢科戊辰拜定州教授勤於教育
丕變士風儀移教坡州仍請學於牛溪成先生先生
叩其所學稱以畏友壬申爲校書正字舊例館官掌
香室而內入佛事之用亦必親封先生上章以爲口
讀聖賢之書手封供佛之香臣所不忍也忤 旨削

官直聲聞一世往拜李土亭之菡因與徐公起諸人從容講論學日益進癸酉蔭 敍陞著作甲戌以賀正官赴 京上書禮部質問聖廟位次略曰周程張朱功不下孟氏而未陞配享之列楊龜山既是程門高弟張南軒則私淑龜山而反居其上者何歟羅豫章嚴毅清苦洞見道體朱子稱其任重詣極李延平師事豫章獨得奧傳朱子滄洲之祀綴於五聖六君子之下而二人皆闕從祀之典者何歟陸象山操持謹質恬靜寡欲非無可敬服者而偏守良知之見坐俟頓悟之機其貽人塞道之罪殆若過於荀揚而黜

彼陋此折有可說乎呂東萊之於朱子同心協力講明斯學而眞西山則聞而知之者也二賢之出先後殊時而乃以東萊位於西山之下其有可據耶朱子嘗稱黃直卿曰吾道之托在此者吾無憾矣及其易簀備述行狀續輯儀禮通解可見其深契師旨董氏所謂得紫陽之正傳者信乎不妄而不得與九峯同功之賢共列從祀者何歟禮部諸公往復論難嘆賞之先生諦視　中朝文物之盛慨然有東周之志還朝條上其切於施爲者八事曰聖廟配享內外庶官貴賤衣冠宴飮食品士夫揖讓師生接禮鄉閭習俗

軍師紀律也其論聖廟之制曰臣謹按王莽稱孔子爲褒成宣尼公唐玄宗又謚爲宣王而顔子以下遞稱公侯伯其稱公稱王者於夫子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一切悖亂曾謂責家臣之詐易大夫之簀者其肯安於斯名乎況自稱以皇帝而以其所以封其臣子者强加之尤非所以尊聖人故嘉靖十年因大學士張孚敬之言改題至聖先師孔子顔子以下俱去爵名廟額不曰大成殿而曰先聖廟一正千載之誤而我　朝猶襲前陋恐當議改者也臣又按東西廡之從祀所以報聖門之有功而示來學之趨

向也綦冉顔何則未有所考矣林放蘧瑗不是升堂之列而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亦非純儒故黜于從祀而放之好禮瑗之寡過則可爲人師鄭衆諸人翼經之功不可不紀故各祀于其鄉公伯寮身遊聖人之門而嘗欲害夫子之道荀況謂性爲惡謂思孟亂天下戴聖身陷贓汚劉向喜談神仙賈逵傅會讖緯馬融爲梁冀草詔以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宗旨老莊王肅佐司馬昭簒魏杜預爲吏不廉爲將不義吳澄出處不正而學又陷禪是宜見擯于洙泗之列矣 世宗皇帝斷然改正而其在我

朝尚列于從祀恐當議黜者也后蒼始註禮書而大
小戴之禮賴而傳世王通學近於正而格言有荀楊
道不到處歐陽脩扶聖道闢異端朱子稱為仁義之
人胡瑗修己治人之學首洗隋唐趍利之習楊時承
程氏之緒下傳羅李以及朱子薛瑄奮乎絶學篤志
力行所以弘治附以楊時嘉靖益以歐陽胡薛我
朝所當講求而從之者也惟陸九淵之學不事講問
專務頓悟朱子固憂其說之為害而流傳益遠胥歸
禪學如王守仁之敢為横議詆謗朱子者而尚請其
從祀如此之流恐不可效尤而苟從也臣又見聖廟

西北有啓聖廟啓聖公孔氏在北先賢顔無繇孔鯉在東曾晳孟孫在西東西廡又有先儒程珦朱松蔡元定盖學校所以明人倫也父居子下豈安情理故世宗皇帝始作別廟春秋釋奠同時行事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至是而無遺憾矣我　國亦議立廟春秋同祀則庶乎倫全理得而一國之爲父子者定矣盖先生志在同文要以漸復古道尤惓惓於聖廟首善之地而　上不納又草一疏具陳十六條皆　中朝祖宗善行美政之可師法者書成不果上俄遷傳　上轉拜戶禮曹佐郎成均館典籍司憲府監

察冬出爲通津縣監除殘祛瘼吏畏民便無何以杖殺內奴配于富平戊寅丁外艱先生家在金浦去配所不滿數十里而不敢奔喪朝暮哭擗聞者莫不感泣庚辰蒙 釋是年夏往拜栗谷先生于海州之石潭講學數月而還辛巳春拜工曹佐郎出爲全羅都事上疏請革燕山朝貢案 上頗嘉納未幾鄭松江澈爲本道觀察使先生時與崔永慶李潑金宇顒諸人友善頗信其說以松江爲小人不可共事即日棄去松江固請見曰聞公以我爲小人將去信否先生曰然松江曰公與我素昧平生何以知之留與共事

見其爲直小人然後去未晩也先生不聽去牛渠兩
先生勸令還既相處日久交義甚密同始吾爲人所
誤幾失公矣時士論携貳交象不佳先生以詩止渠
谷有水炭元難合陽道恐漸消之語壬午拜榮[illegible]令
爲養繼母出爲報恩縣監上疏極陳民間疾苦及內
修外攘之策且請立魯山燕山之後旌表六臣墓
王子第宅踰制癸未秋李公山甫以敎差官使湖西
還 上問列邑有治績者山甫對以先生治績爲一
道最冬正言宋詡挾私憾請罷 上以善於治民不
允甲申竟論罷自數年前羣陰日長衆發張牙嘗奇

中栗谷無不至頓 宣廟明聖不得售及栗谷沒黨議愈激朝著益不靖先生不樂居畿輔退寓於沃川之安邑縣村愛其林壑幽邃日徜徉其間與從遊之士講論不倦時往田間勸課僮僕丙戌拜公州教授提督爲校開牖羣蒙嚴其條約而以身先之遠近負笈者甚衆先生目見朝論日乖又痛師友受誣遂上疏極陳牛栗之忠賢痛斥時輩之奸邪備悉終始欲以感寤疏奏十日不下先生又瀝血陳章再論邪正之分辭益剴切於是玉堂上劄請罪 上不聽丁亥又作萬言疏因論汝立凶悖比之羿浞方伯不受遂

去官爲文以辭先聖退還沃川田舍杜門講讀若將終身焉時倭酋秀吉弑其主源氏因遣使來覘擧朝恇惑無敢以斥絶爲言者先生慷慨草疏其略曰歷代交隣事不謀始以取覆亡者班班可見今此日本之使有何名義乎臣之臆料不過如季平子之逐昭公而行成於齊晉司馬昭之弑魏主而示威於吳蜀者也必須詰其故而聲罪絶之然後桓文仗義之擧足以坐攻其心而自強我 國也世有曾連胡銓則其必抗義極言以折垣衍帝秦之議而請還王倫報金之行矣側聽累日未聞有倡義告絶之議是可謂

國有大臣手假使新王續著而舊王可廢然天無二
日不宜更稱東皇俾於書契中刊去僞號然後乃許
開關往來則尊王定霸在此一舉堂堂 大朝列聖
傳德鎭堡星羅文敎時宣非若前朝之內耗於佛敎
外耗於戎倭者而未及前朝之半享遽有前朝削弱
之漸臣謂謀國者之罪上通於天而無所逃也監司
不肯轉聞先生乃徒步詣 闕又裁一疏幷前未達
二疏以進大槩以爲不得已與倭通好則請以三事
定約而後許之其一天定僭號不可不亟去也其二
被擄漁採之民向導又噬之人不可不刷還也其三

歲幣之數不可不減定也又論李山海之誤國不可不黜並不報時先生寓於市里用事者搆陷倂盡大親舊皆畏禍閉先生至辭謝不見已丑夏先生又持斧伏 闕上萬言疏請明 聖學肴刑罰戒奢侈節嗜慾蠲租賦因極言 朝政得失及嬖幸讒賊賢病國蠹民之狀以爲將有劇盜內煽而外侮難禦於是三司交章請竄或以爲狂妄或以爲陰險 命配吉州嶺東驛禁府吏卒相與嘆曰趙爺忠直反遭此禍耶先生時在沃川見金吾卒即徒步就道卒止之曰吾今日朝可到此而來時吾同輩教余曰趙提

督賢者闇 命必不肯一刻留故須夕抵其家令夜治行顧待明發行先生曰 君命不可宿遂夜發押去之卒例有徵責或不厭其欲則輒加困辱先生之親舊相與裒合而贈之卒辭曰同輩戒我勿受且許除還後例宴今若受之何面目立於人類乎在途扶侍執役如僮僕及還謁泣以別先生徒步踰嶺凡二千餘里備嘗艱苦雖蔡西山之脚爲流血無以過之而先生之氣貌容色未嘗少挫焉時北路癘疫大熾死者十居七八先生房與從者中遘癘死先生視疾斂尸終始親執朝夕撫柩哀痛備至而猶無恙人以

爲正氣所在邪沴不能侵也秀吉使又來求和 朝
廷詰前日入寇秀吉即遣玄蘇義智等執我 國被
擄嚮導者及數三倭來獻中外相賀將遣通信使黃
允吉金誠一報謝先生聞之草疏曰荆人抱璞三刖
而不懲者以其所蘊者玉也張浚在謫十疏而不休
者以其所顧者忠也 逆賊倭使半歲留館肆其悖語
以興兵犯境爲辭擧 朝惶怖無一人執言折元昊
之奸者朝鮮士氣不圖摧折之至此臣食不下咽益
嘆臣師李珥之亡而讀書之人不在吾 王之左右
也自古勝負之勢豈徒以兵之强弱乎春秋列國楚之

惟無疆而齊桓用管仲仗義執言則召陵之師不戰
而致盟項籍善戰天下無敵而漢王聽董公兵出有
名則垓下人散悲歌而自刎蓋其身負弑逆之罪天
地之所不容也雖其假氣遊魂之際或能指使風霆
而人道所不順天亦不佑斯知道義之氣壯於萬甲
而仁者無敵孟訓昭垂矣堂堂我　國資澤未殄亦
可自守豈宜陷於詐術而強副要盟乎願擇今世之
王孫滿俾語其使曰爾之求我信使者謂我之強而
恐其潛師往襲耶謂我之弱而幸我飢饉要以侵軼
耶潛師盜鄰自　祖先不爲其在眇躬忍沫前徽乎

辛亥侵隣史議不道新造未定之秋又犯斯戒於天下耶無父無君孔孟所闡源王所終吾未詳知吾雖欲交使吾卿士耻之如其怒我不報必欲用兵則我雖涼德而吾家將士頗知愛君之義戍邊斯卒亦知父母之恩爲　君親嬰城固守宜自戮力矣上价熒惑之罪著在春秋臣庶多請奏　天子誅之而越海爭論各為其君故今姑恕送其以是意遍告諸島云云則恩威并著截然難犯矣方伯沮之不果上會汝立謀反事覺自殺其黨與皆伏誅湖南儒生梁山璹梁千會等上疏訟先生　上曰當初竄謫實非予意

即命放之先生回途至北嶺有詩曰北闕君恩重南州母病深摩天有歸日感淚自盈襟初先生聞汝立之反又為一疏備論逆節之萌非朝夕之故又論通信之擧必為狡虜所陷並以前疏上達皆不納朝廷竟遣通信使秀吉又遣玄蘇等來仍請假途西犯 上國上下遑遑莫知所措先生自沃川白衣詣闕上章請斬其使以奏 天朝其略曰臣竊料今日之事安危成敗只在呼吸惟有亟斬虜使飛奏 天朝分致賊肢于琉球諸國期使天下同怒以備此賊猶可以補復前過而庶免後時之凶矣李滿住之一

紙貲級見覺於 上國而張寧來責之曰 世祖為之無顏況此秀吉假途射天之惡不啻滿住而飛辭陷我之術當不止於中樞貲級矣若 天朝不悟其姦盛蔑唐朝之怒則當有蘇定邦李勣之師來問濟麗之罪矣 聖上將何以謝過臣民將何以免死乎假使 中國未暇謀蘇李之東師而謂我淪胥為夷則堂堂禮義之 國不亦羞辱之甚乎 祖宗二百年之耻僅能竭誠昭雪而 殿下千萬世之辱未及登時湔洗則三綱五常將俱自此墮地而 祖宗在天之靈亦必有殄享之悲而臣民匪教之徒難可責

以死長之道矣懷利文過之臣雖或拱手招禍以爲
激怒之可虞而城市野民萬口一談咸謂不斬則不
振夫豈無是理而孔子請誅熒惑者爭豈無是理而
胡銓謂之不戰氣倍爭靖康建炎之間謂虜不可和
者楊時李綱張浚胡安國而目之爲黨擯棄不用奸
臣誤國萬古如斯 聖主讀史之際必亦慨然於宋
君矣馬植繞還金兵渡河王倫濟江兀朮南趍賊酋
姦譎有萬不測而徵乃還啓謂賊不來以懈將士之
心時所謂一德大臣則盛稱王倫善於奉使俾紆金
章之寵此輩惧有公議之或激則謂秀吉非眞叛逆

是可以寒浞爲純臣手如臣爲鈍者等是一死寧死
於燕楚之路以學子貢之游說期使諸侯之軍擣吳
之虛而存我魯國則　聖上活臣之恩庶幾少報而
天生男子之意亦可無愧矣海南萬里如無肯行之
人則臣願假一節充備末价星夜西馳以玄平頭馘
獻于　天朝窃效包胥之哭以明我　王心事幸蒙
皇上矜憐則借馬南僊分致賊肢于南洋諸國諭以
整兵伺便期使此賊不容於覆載蹴入先生待　命
闕下三日而不報仍以首叩石礎血流被面觀者如
堵或譏其自苦先生曰明年竄山谷當思吾言又以

一疏繳進所草擬奏　天朝及諭琉球對馬諸島日本遺民等書斬玄蘇罪目與夫嶺湖備禦之策無不纖悉而語益加切焉又不報先生知國事已無可爲遂罷歸日登高望遠藉草臨流欲以舒憂娛悲意不在流連光景也壬辰二月夫人辛氏卒先生謂變在朝夕渴葬于家後三月走省先壠操文告以將亂永辞之意四月賊大擧入寇連陷嶺南州郡遂踰鳥嶺
大駕西幸先生聞變痛哭與門人金節金籥等及同郡武士若干人遮截報恩之嶺路數日之内應募者甚衆時本道之任巡察者恇擾失措無勸　王意

且以義兵不利於官軍既多方沮撓而恐先生事成
難免其逗遛之罪移文各邑凡應募在麾下者皆囚
治其家以故既聚而還散先生以書責其擁兵自衛
沮忠義之氣馳往湖右以圖更募前參奉李光輪士
子張德蓋申蘭秀高聲宇盧應晫等素慕先生之義
皆來會相與招糾凡得千六百餘人建旗傳檄聲勢
控制人心恃以為安時賊兵進據清州以窺湖西防
禦使李沃等諸軍連潰僧將靈圭獨與賊相持先生
聞之急向清州促李沃進軍自與靈圭合進薄城西
門親冒矢石督戰士無不殊死賊大衄走入保我軍

且登城忽有驟雨從西北來天地晦暝軍中懍慄先生歎曰古人云成敗在天信然乃鳴金小退賊盡焚其屍從北門胥燔湖左諸屯賊亦望風皆遁先生遣幕下士全承業及其子完堵齎䟽以 聞且曰唐之玄宗幾失天下而倉卒之際能斷義正法林甫斷棺國忠斷頭故民心洽然思唐義士忠臣得盡其力今之戕賢誤 國甚於林甫者迄保首領積慾市里甚於國忠者未蒙顯戮以至主和招寇如汪黃秦檜之徒盤據要津以妨賢路何以慰民心而振士氣乎先生方益募忠義勤 王行至溫陽而賊之據錦山者

復倡擧將侵軼兩湖巡察令先生同義者請相議共
討錦賊幕佐亦多謂　國家疆域盡爲賊據只兩湖
尚完意者天其默相我以開中興今棄而西上是無
兩湖必先翦錦倭絶賊之議後者然後勤王未晩也
先生然之乃還軍公州與巡察議又相迕盖巡察自
以不急討賊曾被先生所責恐先生至　行朝發其
所爲故以好言沮其行實無意於同事也乃令所在
悉復因繫應募人父母妻孥且令官軍不相應援麾
下士遂稍稍散去只有七百義士願與同死生將以
八月十六日移兵向錦山別將李山謙言賊衆乙卯

湖南之敗今之據錦者皆精銳數且數萬宜按兵相
勢毋輕嘗大敵先生泣誓 君父安在敢言利鈍主
辱臣死吾知有一死而已遂與靈圭聯兵而進曾與
湖南巡察使權慄約以十八日齊舉夾攻權馳書改
期而先生已抵錦郡之十里地賊詗知兵無助乘未
備而逆之分其衆為三迭出以撓之先生下令曰今
日只有一死死生進退毋愧義字士皆惟命不敢違
戰良久賊三北幾潰而我兵矢盡無可為吏士皆無
人色而先生意氣自若督戰益急賊悉銳攻之遂闌
入帳下有褊裨數人欲脫先生於鋒刃扶先生請跳

先生笑曰此吾殉節地丈夫死已不可臨亂而苟免也遂援桴鼓之士爭趨死至張空拳相搏而猶不離次雖衆寡不敵全軍盡沒而賊死亦過當勢遂大挫收餘兵還陣哭聲震野運屍三日猶不盡乃積而焚之遂與茂朱諸屯賊皆遁去湖西南賴以得全先生之弟範入戰所求先生屍則死於旗下而將士相與枕籍環其側遂負還殯于沃川至是盖四日而顔色若生張目奮髯怒氣勃勃人不覺其死先生之始起兵 行朝下敎褒美拜奉常寺僉正及歿追 贈吏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旌其閭録

完堵為　恭陵參奉月廩其家甲辰加　贈吏曹判
書聽建書院　賜號表忠俾祀春秋畿輔兩湖人士
録先生言行與授節終始立碑於金浦遺墟及錦山
殉義處丙子以宅兆不利改窆于郡治之東一舍許
道峴酉坐卯向之原以夫人祔焉先生稟乾剛之氣
全秉彝之性孝悌通於神明忠誠貫於金石好惡之
正如辨白黑履行之篤無愧屋漏内外之分定而富
貴貧賤有不能遷移操守之志確而刀鋸鼎鑊有不
可搖奪見識超詣論議痛快其在人在事後當如何
者必先言之無一不驗有若稽蓍龜而决江河雖其

天資之美固有大過人者而傳授之正學問之切蓋
不可誣矣自在髫齔篤於孝敬父母有命必跪而對
有書於父母必盥濯整衣冠祭祀極其誠敬平生不
食牛肉一日為尊長所強泫然曰吾父臨終思食而
貧不能供何忍食之繼母金待先生少恩外王母泣
言之先生俯伏聽即辭歸久而後來省外王母詰之
先生曰前來彰吾母過人子所不忍聞故不敢來也
王母大奇愛之先生事繼母起敬起孝惟以底豫為
心金終感悟暨先生沒晝夜號哭不止與弟妹極其
友愛怡愉一室終始無間其孝友之出天如此自幼

嗜學常徼昂自誦曰天生男子夫豈偶然家甚貧衣屨盡弊而徒步從師不避風雪每日晨起謁廟省親退而講讀終夕孜孜或出田間則橫木爲架整置冊子而背念之或牧牛於野則執書隨之且行且閱常採薪爨親埃映火而讀每夜誦庸學離騷經出師表吟哦慷慨夜深方假寐鷄鳴又起誦最好朱子大全一皆成誦只取目錄道路逆旅中循環念過於語類亦然受易於牛栗兩先生閉戶沉潛俯仰思讀到老不少倦行路必載松明夜讀嘗於旅店遇一士人同舍既夕先生爇松危坐閱槖中書又出擊蒙要訣示

之曰脩身應事之要於此略備為士者不可不先讀
乃出裝中紙傳寫以授鷄鳴就寢向曉又起看書同
行數日未見其暫輟為學一以踐履為主每誦為人
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敬一段未嘗不三復玩味日
用行事專務反躬着實謹獨之功未嘗間斷教人眷
眷於為己力行雖年三四十者必先以小學為課無
賢愚貴賤待之盡其誠意嘗與李潑為友升堂拜其
母及潑搆誣栗谷遂絶交己丑獄起潑母被逮先生
伏路左謁之以毛衣一襲餉之曰日寒如此此物雖
陋願備行資哭而送之人服其義其於君師事之如

一而所在致力辨別善惡指陳成敗任怨觸怒歷九
死而靡悔方持斧伏　闕也寓於市廛晝夜遑遑常
有憂色主人問其故不答惟流涕而已時主人屋傾
圯將倒用大木撑柱先生自外來見之嘆曰此屋則
得此木可支數年我　國家將傾誰為扶之因哽塞
不能言先生之連章累牘瀝血披肝懇懇不已者要
以紓禍亂於未發明大義於天下而時議斥以狂妄
一不採用及倭寇逞而　國勢綴旒　天朝將吏果
疑朝鮮導倭犯順至有請罪之議丁酉之變有一倭
僧謂我　國人曰秀吉於朝鮮為一時之賊而於日

本則萬世之賊也當時若使隣國傳檄聲罪則其禍
不至如是辛卯嘗遊大芚山對食推與四僧曰明年
有變我當赴難共此飯者可來同事僧怪之陽應曰
諾後三僧同死於錦山而其一名粲獻者病未赴而
言之如此云申恪宰延安權徵按關西先生貽書二
人曰来歲必有倭亂宜急浚濠增陴恪雅服先生即
治守禦具後李公廷馣竟以延安得全其他某人可
倚緩急某地可設備禦者無不鑿鑿符合至是而人
皆服其先見之明雖平生怨敵亦無異議壬辰四月
聞東南有聲如巨雷驚曰此天鼓也賊必渡海矣及

起兵嘗夜觀天象北向拜哭已而又曰吾以為禍及
行朝更寮之兩　王子入北者其擄於賊乎聞者記
之後考其日月皆不爽此固先生之餘事而亦見其
學之無所不能也土亭每論當世人物必以先生為
第一栗谷嘗語人曰汝式謂唐虞可猝復人或慮其
紛更可竢其練達而大用也居常不事著述為文必
傳經義通暢逶迤而自有莊重謹密之味使人讀之
不覺其亹亹不厭其封事若干篇印行於世夫人辛
氏籍寧越士人世誠之女生一男曰完基錦山之役
故卒其冠服欲代先生死而為賊所砍側出男三人

女二人男長即完堵江陰縣監曰完堤典獄奉事曰
完培女長金籊次金聖龍完基無後完堵男曰鎮女
張應湘完堤男曰鑌曰錞次幼女金樞次幼完培女
朴就賢李承聃次幼金籊男汝亮文科今為陰城縣
監次汝玉方業儒嗚呼以先生根基之深厚造詣之
超卓駕軼前賢羽翼斯文有非一節之士所可髣髴
其萬一意者天之降斯人似非偶然而與世氷炭曾
不得一日安於朝端雖先幾焦口遑遑若不及而一
不見信於時及遭喪亂遂决熊魚之取舍豈但先生
之不幸也歟獨孤忠大節扶植萬古綱常起頹立懦

足爲百世之師宜節惠易名昭揭盛典以示來世謹
具譜系官閥及志行事功之大者敬告于有司

神道碑銘 并序

金尚憲撰

國家養育人材二百年至 宣祖朝有忠孝節義學
問兼備之士一人焉重峯先生諱憲是也先生趙姓
汝式字重峯號也高麗時有兵部尚書文胄公其後
也至上將軍天柱紅巾之亂效節於安州至珙封銀
川君入 本朝有諱瓌受知我 世宗以遺逸特授
京畿都事至通政羅州牧使是爲五世祖曾祖諱璜
祖諱世佑皆不仕考諱應祉 贈吏曹判書娶車順

逵女嘉靖甲辰生先生資禀絶人儀表儼然大耳長身目如朗星天性孝順秉執純固家本田農不隨羣兒為戲動止惟父命俛焉孶孶居平佔畢目不有身外事同輩皆荘事未敢有以狎進者纔免襁褓已知事親之禮父母有命必跪而對每事敬以將之少失所恃失愛於繼母終致底豫稍長嗜學常激昂自誦曰天生男子豈偶然哉其自任之重如此家甚貧隆冬盛寒衣屨盡弊徒步從師不避風雪歸則親自負薪為親搆火映火讀書日用言為與人講論無非為己力行之事至大學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敬

未嘗不三復玩味非堯舜湯武則不言非孔孟程朱則不學丁卯登文科隸校書館權知除定州教授居三年士風丕變移坡州詣牛溪成先生請學先生至為遜席不以師弟之禮待之壬申陞本館正字 上因故例降香佛寺先生上疏極言不可 上怒將致辟有救者止削官直聲振朝廷久之陞著作以質正官如 京師上書禮部論聖廡從祀位次之失見者嘆服還 朝條舉 中朝文物制度可法於時者慨然有東周之志仍及 我朝四賢衛道有功未遑褒崇之禮其他變通施措之宜無不鑿鑿中窾 上以

風俗習氣之不同未見採施先生退搆萬言疏以納
鑒不合竟不果上陞博士轉拜戶禮二曹佐郎典籍
監察冬出爲通津縣監剗革宿瘼一境按堵內奴有
犯法橫恣者杖殺之逮問金吾竟配富平戊寅丁外
艱先生家去配所不滿數十里以法不敢奔喪朝暮
哭擗聞者莫不感泣喪畢往拜栗谷李先生於海州
遂執摳衣之禮又哭李土亭之菡於湖西辛巳拜工
曹佐郎出爲全羅都事上疏請革燕山朝貢案爲民
弊者　上優答而不能用鄭松江澈爲本道方伯先
生始未相識誤聞毁言不欲居幕下移疾欲辭去已

而聽栗谷諸賢之言遂為金石交壬午為 宗廟令
以親老乞外得報息上疏極陳修攘之策請立魯山
燕山後旌表成三問等禁王子第宅之過制者未幾
以治最聞不悅者論啓 上曰如此人不易得不允
時栗谷已歿黨議愈激先生見世道日非不欲近在
畿輔移居沃川之安邑縣丙戌 朝廷修定學制創
設各道提督俾專教養先生差赴公州大揭造士之
規嚴其條約以身先之聞風遠至者甚衆先生雖居
散地見 朝廷是非顛倒痛師友受誣上疏言 君
上親賢友善預養於早則天下化之不令而從所以

唐虞三代之治卓冠百王者也降自叔季此學不明上不知素敎下有以欺蔽天下知陳蕃李膺之賢而讒說殄行盡殲黨錮知司馬光趙如愚之忠而道學僞學之謗並棄程朱逐賢寵邪如恐不亟召灾速冦與亂同事徂茲東土所賴以知君臣父子之道者儒賢輩出先有李穡鄭夢周講明理學用延麗季之危急繼肇我 國之文明金宗直金宏弼鄭汝昌寔倡道學趙光祖登庸民俗幾變雖被讒害代有善人踣而復起屹然有山嶽不拔之氣李彥迪權橃金安國宋麟壽白仁傑諸賢危言直筆公議昭昭倘無銷鑠

斬伐之禍則濟濟之盛必讎於文王之以寧矣惟其
士禍甚酷成守琛成運皆隱而不出李滉退居禮安
徐敬德遯于花潭金麟厚曹植李恒之幽栖遠遁莫
非乙巳之禍有以激之也自是父兄敎其子弟者咸
以學問爲戒朝無讜議權奸肆志其禍至於元衡李
芑極矣李珥壬申之疏逆覩奸萌隱憂浩歎無一字
一句不出於愛君之誠鄭澈則學於奇大升而大升
則學於李滉珥則親承謦咳於李滉又慕光祖道德
謀猷氣槩有自來矣精忠激烈上感 宸衷叅被器
使澈之清明直節珥甚重之期與同升而輔合之策

又在朴淳淳之舉珥薦澈乃是相職之當務珥則以
為啓沃之際不可無嚴憚自重之士故力薦成渾此
數人不諒衰末之俗造門之士無問賢愚人有一善
若己有之若柳成龍金應南李潑之徒何嘗不列于
清班哉惟其汲引不亟則赤幟忽立生謀作逐死加
醜詆上自卿相下至韋布無地容身曷嘗有君子為
政而剥一時忠賢皆使失所哉臣於斯世所師者三
人李珥成渾李之菡也三人學問所就雖各不同其
清心寡欲至行範世則同臣嘗欲以三人之所以教
臣者敎士而邪說盛行聞臣是珥渾之徒類多反走

詬罵之言四面而起緣臣無狀辱及師友臣實慚恧
疏奏十日不下先生再陳邪正之分辭益剴切 聖
批求言陳疏良用嘉焉令所司回啓於是奸讒並起
仇視先生皆欲得以甘心 上皆不聽丁亥以文辭
先聖又上疏論鄭賊凶悖比之羿浞冀以轉達於朝
方伯不受退還沃川杜門講學若將終身時倭酋秀
吉弑其主源氏遣使來覘我 國舉朝無敢以斥絶
爲言者先生上疏曰嗚呼臣逐其君人倫之大變天
地之所不容謀國者縱不能提戈往誅其忍與交使
助其聲勢乎及聽屢日未聞有倡義告絶之議是可

謂國有大臣乎守伯亦不轉聞先生徒步詣 闕並前未達之疏請以三事備訊而後許之其一大明一統日本僭號不可不亟去也二我國鄉導反噬之人使不可不刷致也三彼奴無厭歲幣之數不可不減定也又論李山海之誤國不可不黜 上大怒命焚其疏先生遂退歸己丑夏先生又持斧伏 闕極言朝政得失請明 聖學省刑罰戒奢侈節嗜慾黜祖賦且論賢邪之分蓋先生篤信牛栗二賢每以擯斥者盡爲小人尊崇者盡爲君子論議奮發時有不中以至讐怨堵立至於接洽居停使無客接而親舊亦

多拒門不見兩司交章請竄 上久不允後因玉堂
陳劄始命配吉州嶺東驛 命下金吾吏卒相與歎
曰此公之忠直反遭此禍耶於此可見人心之不昧
也先生自洪川徒步踰嶺二千餘里備嘗困極雖蔡
西山脚為流血亦不過是也先生辭氣未嘗少挫嶺
北癘疫方熾所經死者十常五六先生之僕與二奴
皆死先生雖極傷痛亦無憂悴之色端坐於四隣積
屍之中或親至病家授藥救活而終無恙人謂先生
正氣癘鬼亦不能染也辛卯秀吉再使求和以我國
鄉導者數人為解送玄蘇等來獻 朝廷動色相賀

將遣黄允吉金誠一等回謝先生聞之又上疏曰自
古勝負之勢豈徒以兵之强弱乎齊桓用管仲仗義
執言則召陵之師不戰而致盟漢祖聽董公師出有
名則垓下之覇悲歌自刎盖身負弑逆之罪天地所
不容也方伯再三刼之會鄭汝立謀叛事覺自殺黨
與伏誅湖南士人上疏訟先生　上曰當初之竄實
非予意即　命放之銓司擬公典籍　傳曰此人不
可輕用銓司誤認　上意改擬禮曹正郎　上大怒
黜銓長洪聖民爲慶尚監司先生聞之即赴　闕下
席藁待罪城中士庶聚觀歎息曰天生趙公爲　社

稷也是歲　朝廷竟遣信使秀吉亦送玄蘇等回謝
聲言大舉犯　上國上下莫知所措先生自沃川白
衣詣　闕請斬虜使曰臣竊料今日安危成敗只在
呼吸惟有斬虜使飛奏　天朝分致賊肢于琉球諸
國期使天下同怒以備此賊若　天朝疑我國與賊
連謀興師問罪　聖主將何以謝過臣民將何以免
一死乎假使不然謂我論胥為夷堂堂禮義之國不亦
羞辱之甚乎至壬辰播越之日　中朝人謂我國導
倭犯順豈不痛哉又曰賊之於我國一以吞噬為計
其包藏禍心極矣而待賊使無異華使湖嶺各邑盡

率吏民出候院驛不顧防備之事使其奴倭驕我將
吏如賤隷不敢一言責禮義則豈非可爲痛哭者也
古人如陸賈正色而屈尉佗之箕踞范仲淹焚書而
折元昊之悖慢曷嘗如誠一之輩載粮千石持國樂
娛賊兼使軒轅破蚩尤之具悉爲虜人之所得乎此
輩惧公議之攻激則乃謂秀吉非真叛逆是可以寒
涎爲純臣乎又曰等是一死寧死燕楚之路以學子貢
之游說使諸侯之師擣吳之虛而存我魯國則 聖
主活臣之恩庶幾少報而天生男子之意亦可自副
矣如無肯行之人則臣假一節備末价西馳以玄蘇

頭獻于 天朝效包胥之哭以明我 王心事李蒙
皇上矜憐則借馬南儒分致賊肢于南洋諸國期
使此賊不容於覆載則雖死道路亦可以脫臣老母
於俘徙之辱矣疏八三日 不報先生叩首石礎血
流被面或譏其自苦先生曰明年竄山谷以思吾言
矣又自草奏聞及諭琉球對馬日本遺民等書與斬
玄蘇罪目及嶺湖備倭之策大槩如前疏而語益加
切政院以先生言爲不祥不納諫院以壅蔽請罷承
旨只 命推考先生知國事無可奈何退歸田廬仰
屋長吁而已壬辰二月夫人辛氏歿渴葬三月省先

隴於金浦告以將亂永辭四月辛卯賊渡海長驅連陷釜山東萊數日已踰鳥嶺　大駕西幸先生聞變即往清州與李瑀等謀起義兵時昇平日久民不識兵革蒼黃失措不可收拾乃還沃川與門人等募得鄉兵數百遮截報恩之路力戰却之自是賊不敢由是路而西巡察使尹先覺以兵民多應義旅不利官軍多方沮撓之先生與門人等欲赴　行在見巡察力言君臣大義巡察請與同事數日內應募者近千人有安世獻者說巡察曰公為一道大將曾無尺寸之功趙某奮起放廢之中先公着鞭彼若得志必治

公逗留之罪巡察然之移文列邑囚繫義兵之父母妻孥又繫治守令之以軍屬先生者以此既集者還散先生以書責之巡察見書大不悅先生以爲既忤主將難與有爲遂徃湖右若干士友之素慕先生者招募不籍於官軍者得千有餘人建旗鼓號以聲勢控制人心乃安遂自洪州直抵懷德是時賊方據清州防禦使助防等軍相繼奔潰獨僧將靈圭與賊相持先生急向清州促防禦使進軍與靈圭合進薄西門親冒矢石士皆致死賊大衄退走入保我軍將登城忽有驟雨從西北來天地瞑冥士皆懍懍先生歎曰

古人云成敗在天信然乃鳴金少退是夜賊焚其屍從北門潛去自是湖右諸賊望風皆走時有自賊中來者傳言賊相謂曰義將行師非巡察防禦比其鋒不可當也破賊之後拜疏使門生全承業賫赴 行在曰臣聞唐玄宗幾失天下而能用陳玄禮之諫倉卒之中割恩正法國忠斷頭注槊林甫斲棺鞭屍故民心洽然思唐忠臣義士得盡其力李郭成功如建瓴然宋之高宗雖有江左不用李綱張浚之言常使汪黃秦檜之徒不離左右故宗澤岳飛將有迭平河北之望而沮抑多端至於矯詔殺之賢如孝宗亦未

能成混一之功今之主和招寇甚於檜奸賊賢誤國甚於林甫積怨市里甚於國忠迄保首領使其黨盤據要津以防賢路將何以慰民心而振士氣乎先生又與巡察使不合外為好言實欲沮之知公决意勤王見先生曰吾始與公相歡也今有細人之言少不相能吾已悔之今則矢與公死生以之今聞錦山賊將侵軼兩湖不如同討錦賊之議後者然後勤　王未晚也諸將佐亦言先滅錦山諸賊先生以為然乃還公州公之麾下多被巡察所困稍稍散去只有七百義士願從先生以八月十六日移軍向錦山或言

錦賊皆精銳數且數萬不可輕嘗大敵先生泣誓曰
君父安在敢言利鈍主辱臣死吾知一死而已遂
與靈圭聯兵以進曾與湖南巡察權慄以十八日齊
擧協攻權移書改期而先生已抵錦郡之十里賊詗
知兵無後繼乘未備而逆之先生令曰今日只有一
死死生進退無愧義字士皆惟命力戰良久賊三北
幾潰我兵矢盡無可爲會日且入吏士無人色先生
意氣自若督戰益急賊悉銳攻之遂入帳下有褊裨
數人欲脫先生力請跳出先生笑解馬鞍曰此吾殉
節地丈夫死則已不可臨亂苟免遂援桴鼓之士爭

趨死至張空拳相搏而猶不離次七百人無一逃生
者賊死者亦過當勢遂大挫收餘兵還陣哭聲振野
乃積屍焚之火三日不滅遂與茂朱諸屯賊皆遁湖
西賴以得全自兵興以來摧破沮遏之功未有過此
者也翌日先生之弟範冒死求屍見先生死於大將
旗下而將士相與枕籍環其側範負屍還殯沃川至
是蓋四日而顏色若生張目掀髯怒氣勃勃人不覺
其死已久也長子完基狀貌魁偉兵敗故華其冠服
求代先生死賊認為主將而死之先生深於易占壬
辰四月聞東南有聲如雷大驚曰此天鼓也嘗夜觀

天文北向拜哭已而仰天歎曰吾以為禍及 行朝
更察之二 王子入北者必陷於賊手門人志之果
皆其日也至於識見思慮若燭照數計無不吻合者
必本於天理人心之正參以時務事宜之變實非推
測臆料之比也初先生之始起也 行朝還拜奉常
僉正及歿追 贈吏曹參判同知 經筵義禁府春
秋館事並旌表完基錄完堵為參奉後參奉月廩其家
光海之為世子也召見仲子完堤賜米布遣從官致
祭復後减租甲辰 先王加 贈其考與先生並為
吏曹判書今 上即位用筵臣議拜完堵為江陰縣

監聽建祠宇 賜額曰表忠俾祀于春秋嗚呼 國
家酬報死事之臣至此而可謂無憾矣然亦何及於
既往也夫人辛氏寧越郡人墓在某郡某村某向之
原至公葬啓其窆而合窆焉有一子即完基無后完
堵完堤完培及二女皆側出完堵一男一女男曰鎭
完堤二男二女鑌錞完培一男三女外孫金汝亮文
科汝玉司馬嘗聞栗谷先生曰汝式每以唐虞可卒
復未免騷擾俟其練達可大用牛溪先生曰汝式之
學日就月將甚可畏也盖栗谷早歿未及見先生學
問長進也嗚呼先生以純一剛健之資輔以師友淵

源日造高明正大之域則其所成就豈可量哉世之
論者或以先生為臨亂效節一義士彼烏足以知之
銘曰

惟帝降衷不以華而豐不以夷而嗇先生受之孝為
子法忠為臣法同此心者孰不欽服事有萬殊理或
不一嶽雲易開宸聰猶惑暴角能馴奸心難革龍蛇
之歲天地反覆先生一身獨任人極危言斬使上下
失色泣血誓衆義士雲合試戰上黨雕題褫魄飛章
告捷滿庭舉笏再赴錦役如矢斯翼人勇殺賊天方
厚惡雲埋短日士之寸鐵父子奮呼天吼岳折先生

之死人爲身惜先生之死我惜爲國昔田氏徒從死
五百今茲殉義五者至七懿歟先生萬古烈烈無名
龜石愧非鴻筆

墓表　宋時烈述

先生事實略具於錦山金浦二碑最後神道之刻詳
且備矣噫欲知先生者觀於此可也然先生之所就
孰爲大乎以爲致死之爲難則古今立慬者衆矣先
生乎以爲文詞之爲貴則王祥薛包世不乏書矣盖
聞聖人之事莫大於春秋而春秋之義莫大於尊王
當秀吉之請好也先生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大明一統而彼虜僭帝請斬其使以奏、 帝庭昔聖
人小管仲之器而稱其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今之人所以知夷夏之卞君臣之義者伊誰之賜
哉先生少讀聖賢書其規模甚大綱領甚正其所云
為一出於仁義則其於管氏有其功而無其過者也
使聖人復起則其所稱許或不能無別矣噫惟其知
此者然後可以知先生矣然知其如此者未必知其
所以然也盖先生最好朱子書如大全語類世盖望
洋而駭而先生入其中咀嚼其味一句一字不敢放
過故先生之道水臨萬仞無復凝滯論天下至大者

而如說門內事就天下至難者而如食息於日夜也
故不讀春秋則不知先生之功不讀朱子書則不知
先生之所以爲先生也今神道之刻卽清陰文正公
之文而其所以發揮引重者殆無遺餘矣豈所謂後
世之子雲堯夫者非耶噫天高地下日月照臨亘萬
世而無虧斯其爲重峯趙先生之墓也歟時 崇禎
甲辰五月日後學恩津宋時烈述並書

義壇堂齋記　前人

盖嘗聞南軒張子之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也
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也

一有所為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夫
子嘗誦而嘆之曰至哉言也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
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也噫張子之言則至矣盡
矣然非朱夫子表而出之以詔來世則孰知其建之
而不悖於天地俟之而不惑於後聖哉然而朱張之
學廢而不講亦久矣又孰知所謂義者根於人心本
於天理之自然者如此其精微則無惑乎世衰俗薄
而遺親後君之論充塞於叔世也因以二夫子之論
上下數千年而求之於我東則若故文烈公重峯趙
先生者其亦庶幾乎此者也　國家壬辰之變先生

父子與七百義士同死於錦山之郡北令其處有義
塚焉月汀尹相公根壽實銘之而月沙李相公廷龜
又以記之於金浦之遺墟則其於當時之事實詳矣
獨其學問之淵源義理之精微則未有能發揮而引
重者也蓋先生早從栗谷牛溪二先生講誦朱張之
學則其於義理之說固已明矣逮萬曆丁亥之間
國家有倭衅先生獨嘗沐浴上疏以為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 大明一統而彼虜僭號且負弑君之罪則
天地之所不容而請斬其使以奏 天朝既而倭虜
渝盟將犯 上國則又舉義討賊視死如歸安然而

無所悔夫豈有私怨深怒於彼虜而要恩爵賞於
皇上哉特以出於天理人心之本然而不能自已者
也眞可謂不負其所學者矣始錦人就義塚之東麓
築壇以祀而霽峯高公父子亦以義旅先後死於郡
西其距義塚五里而近則又以迎享於先生之右其
位皆南向而李執義光輪柳司諫彭老安僉正瑛邊
海南應井在西面東霽峯之子因厚先生之子完基
韓南平楯在東面西以侑焉其下又爲一壇霽峯幕
佐在右先生幕佐在左亦皆南向於是七百之士無
不與焉而又其下一壇則僧將靈圭之座也每歲二

丁俱以紙牌逐時綿蕝規模大抵出於前後觀察諸
公也崇禎丙戌距先生沒適五十五年矣郡之父老
又相謂曰昔者諸賢皆沒於此其可謂不幸也矣而
其亦幸而皆沒於此使此邦之人愚夫愚婦皆知三
綱五常之懿則其崇報之久而不替固其宜也然其
祀之也不屋而壇薦盥之人時窘風雨不能聽位非
所以致敬於神也不若即壇下立齋舍中置正堂或
風以雨則就而行事暇日聚邑之諸生講論忠孝禮
讓之說以詠歌先生之道則其於事即宜時李君惟
孚信之與其兄弟講學於家父老遂詣門而請尸其

事於是邑宰經紀遠近響合維月若日工告訖功遂
名其齋曰殉義堂曰從容而以來記於余余謝不敢
而其請愈力不得而終辭也顧嘗論之先生當日之
役雖以衆寡之懸全師陷沒而其蔽遮沮遏之效能
使湖西南得全以基中興之績者豈不偉哉然而皆
曰此功反小何也道喪學絶人不知人心天理之正
者久矣間有一言一行之幾乎道者然不能無有爲
之心參錯乎其間則適足以爲希世取寵之資而其
離道也益遠矣惟先生奮乎百世之下得聞聖賢之
學於真儒其所服行一純乎義理之正及際危亂之

曰知有 君父而不知有其家知天下之有大義而不知其身之有死生以渺然海外一箇之身任 大明三百年綱常雖以讒閒竄斥屢瀕九死然其明道正誼之志則終有所不可奪者卒至於取義成仁而後已焉而其一時同事之人亦非有爵賞之勸威刑之驅而爲之也只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倡之而彼之感發而興起者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矣然則朱夫子所論張子之言者至今五百餘年而燦然復明於世者伊誰之功哉此豈可與一時制勝禦敵之功校其輕重而亦豈一朝慷慨殺身之比也後之登

斯壇而奠幣薦牲上斯堂而執經稽傳者不徒慕先
生之義而必須求其心不徒求其心而必須求其學
欲求其學捨朱張何以哉信之之爲此役非其志之
所存學之所講有在於是則烏能及此哉其子弟之
興於學鄕俗之趨於善余將拭目而觀之矣 崇禎
紀元之後乙未春恩津後學宋時烈記

義壇堂齋後記　　前人

崇禎癸卯七月今 上殿下遣禮官致祭 賜額曰
從容俾揭其堂蓋取從容取義之意也昔宋之忠臣
夫婦共貞而以此名其並命之所今先生殉節之日

談笑解鞍如坐平地上其其子弟門生爭相授命無不
視之如歸信乎其從容矣 聖上之恩號可謂得其
實矣始其旁近氓俗頗見其[illegible]動福禍之徵爭相告
語也自有崇報以來不復如前日者矣逮七百餘氣
欝而未伸者或奮[illegible]發揚以爲神而及其恩渙沛
禮備數登則皆有以明格昭應自然鼓舞而無復憾
於九原也耶蓋古亦有此理也聊復記此以備前記
之缺且自歲儉國貧州縣秩祀之儀皆從減克而此
獨仍舊蓋欲物不齊於尸也齋有簿正除牲腯籩豆
外二丁粢盛之爲斗者各五十矣歲丙午觀察使閔

公維重舉其數 上聞以為著令而凡百修治之舉無所不用其極皆可書而盖不可盡書矣閔公又捐俸以刋文烈公遺集責後世之子云云爾是歲七月日再書

從容祠奉安祭文 前人

惟天有畀于此下民君臣之義父子之仁靡貴靡賤罔或不均苟蔑無是馬牛冠紳伊昔萬曆歲丁壬辰島夷猖獗 宗社蒙塵惟時忠烈曁趙先生遯于荒野古道是程糾義討賊勇奮如霆民捨其耒士釋其經仁義為兵莫我敢嬰繄天不助功毀于成次第捨

命先後同轍子弟諸生偏裨士卒泪乎緇徒義罔有
缺邦人報事　聖朝褒節第昔未遑不屋而壇時霑
風雨誠禮莫單流俗所輕識者攸歎乃建斯搆以妥
明靈尊宰司祝於位是聽堂齋廚湢百為具焉事以
上聞　恩額下宣循名揆實信乎從容在子成孝
在臣而忠致殊理一同此一宮盖惟忠烈從事栗翁
薰德雖晩河飲則充矧趙先生最蒙提警聞言見行
罔非其正考本觀化斯宜取斯從茲啇東奠虞其虧
今涓吉辰薦此馨肥庶同歆格無我斁遺

祭義塚文　　李安訥

生爲賈誼歿則張巡丹心白日千載一人

滄洲書院上樑文　俞　棨

伏以道尊儒林必有一代之推仰功扶人紀宜享百
世之欽崇若稽典祀則然亦學文教以賴是知許社
香火曾傳懸忠之遺風新廟丹青益崇尊賢之義意
矧道學節義之兼備而俎豆尸祝之可無祭前烈而
有光禮合隆報啓後學於無極士得依歸故玆院宇
之經營豈云關係之淺鮮先生山河正氣金玉精英
曾季路之升堂學造正大追孟博之攬轡志存澄清
伊天分忠厚之絕人抑師門成就之有素觀風上國

發永慨於從周抗疏 重宸期善變於用夏雖抱負
志業未展而經綸施設足徵賈太傅慟哭請時明主
亦棄朱公揆正色朝著詆俗爭仇證兇醜之生心誰
信桑土之遠慮悲明夷之孫翼徒然木鐸于遐陬厲
嘗封豕之長驅獨奮微甫之庭踊西原得雋可謂以
儒者能軍南峽捐軀其奈彼蒼之殲我斯文抱壞樑
之痛烈士興負戟之歎道義日星乎中天孰不曰百
世師也精靈水泉之在地人固可比屋祀之矧茲安
邑爲鄉寔維先生舊寓嘉言善行人皆得而稱焉餘
韻流風士有聞而知者縱然牲醴之有所實多規制

之末追祠以表忠為名詎盡形容懿實院為尊道而
設方可允副輿情於是多士不謀同聲相應諏龜叶
吉蔵天慳於江山測景辨方攬地勢之紆拱故知造
物有待允矣君子攸寧肆切羹墻之誠載翔岳麓之
制公私鳩謀物不外求小大駿奔人思自力剞撩繞
剏似覺物色之增輝日月幾何俄見棟宇之如跂事
不因舊制實維新廟焉妥靈華不侈而儉不陋堂以
講業近者悅而遠者來春秋享禮再慨青衿之盛禮
朝暮程課一遵白鹿之弘規室豈遠而文在玆矣對
越陟降自然多士之得師游息藏修不但百工之居

肆瞻峻山之千重彷彿巖巖氣象環長江於一面想
像浩浩淵源於戲先正不忌緊爾後生有造尊其人
不若師其道欲佩前言享之廟所以愛之誠欣覩今
日敢獻兒郎之頌用贊呼邪之聲抛樑東澄江瀲瀲
遶新宮秪應九曲山中水遙與洙源一派通抛樑南
岳色雲光共吐含想得當時眞面目武夷巖洞泛晴
嵐抛樑西土立遙山翠黛齊欲識先生襟抱事朝來
爽氣接天倪抛樑北山回野斷長江曲箇中何物最
精神無限蒼松歲暮色抛樑上正氣寥廓寒空爽莫
道高明便是遙天人一理元無障抛樑下濟濟青衿

嗚大雅滿壁圖書儘我師莫教買櫝珠還買伏願上樑之後攘捕長新絃誦日富沛芳腑碩薦祀罔缺於歲時立懦廉頑警咳若承於左右扶將絕之道脉肩既熄之儒風闡教鄉黨州閭錫類孝悌節義環南土數百邑是仰是瞻垂後世億萬年不崩不墜

金浦書院上樑文　洪命夏

徐州起表忠之祠實出慕義嵩陽創隸業之所蓋為尊賢天未喪斯地亦有待恭惟趙先生宇宙間氣山岳儲精自少讀聖賢之書專以踐履為主平生盡忠孝之道卓乎志操之堅天乎既出斯人莫展匡君之

策道之不行也命只篤憂國之誠抗危言而不迴屢進直截之諫察禍機於未著孰知先見之明竟將持斧伏闕之初心迺辦臨亂殉國之大節挺身而投袂則十萬之賊勢自遏歃血而捐軀則七百之壯士皆從日月不足以爲明金石豈能喻其勁微先生抗義之烈孰扶萬古之綱常微先生篤學之功幾晦三韓之禮義豈止爲一邦之慕蓋所謂百世之師瞻彼金陵之遺墟乃是文山之故里重峯高起依俙杖屨之倘佯大江橫流髣髴砥柱之屹峙頑夫廉懦夫立彌見節義之彰居其鄕想其人盖切尊賢之志初緣士

民之倡議又賴地主之助成衛道崇儒白軒相公之
勸奬捐俸相後戶部尚書之周旋聞風者興起而傾
心趨事者感奮而致力某山某水遺躅尚記於當時
有廟有堂絜祀可擧於今日自壬辰五十載以後始
覩輪奐之新環東土數百州之民知有矜式之地聊
陳嘉頌助擧脩樑兒郎偉抛樑東江流袞袞海門通
平生忠憤何時洩化作橫空萬丈虹兒郎偉抛樑南
水光天影共相涵先生高躅今猶在屹立重峯出碧
嵐兒郎偉抛樑西牛渚蒼茫夕照低這裏寸陰真可
惜著工要與聖賢齊兒郎偉抛樑北海外松巒聳翠

色一氣流行本不停風雲變態無終極兒郎偉抛樑上碧宇澄清日月朗俎豆如今道在斯斐然狂簡嗟吾黨兒郎偉抛樑下洞壑遥臨十里野耕且讀書須及時吾人自是有為者伏願上樑之後文教大行士氣復振千秋肹蠁冈愆薦享之儀諸生講劘不替藏修之道續斯文不傳之緒戸誦家絃明吾心本有之天月将日就共勉程朱之學豈不休哉一變鄒魯之風自此始矣

從容堂祠宇上樑文　尹宣擧

君子殺身以成仁風聲既樹於義塚亢祀惇宗以將

禮廟貌宜備於新祠縟儀畢修士林快覩爽惟文節
文烈作於湖南湖西禮樂百年文德貢壬午之使師
道一代讜言揭丙戌之章惟其有好學守死之心是
以爲忘身徇國之節正氣凜凜可見興兵傳檄之辞
大義堂堂已彰持斧伏闕之擧擁兵當日痛賀蘭之
傍觀擊楫秋風慨荆江之獨渡以西原摧鋒之氣遂
截湖嶺要衝當雎陽盡力之辰實全江淮保障嗟我
二三子之出與爾七百人之從信爲甲禮爲干同氣
相求同聲相應臣當忠子當孝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骨肉幾掩於一丘聲名已聞於四海牛溪進濟上之

劄一字褒加月汀紀塚前之碑萬世昭揭惟兩將全
節之所即一鄉五里之間志士仁人致隆報而肇祀
忠魂義魄合彼此而同尊春秋奠儀誠不替於後世
壇墠紙牌禮未遑於當時諸公覵綿蕝之譏多士彰
風雨之備經營不日內以房室而外以周垣額號宣
恩堂曰從容而齋曰徇義顧玆祠宇之未造敢有按
廳之興歎不似天神惟得掃地而祭既有木主可無
設龕以安即諏諸生爰舉此事上棟下宇遂講五架
之弘規前廡側階乃用數仞之餘矩二公主奧而當
座餘子以次而陪從面東面西定為士大夫之列居

左居右下室僧將軍之行小大秋其有倫禮儀燦然、可述寵錫既備悅服四方之觀瞻英靈有知感激九原之冥漠洋洋乎上昭格之理可徵欝欝者伸神人之和不爽玆誠百代之共誦奚翅一邦之攸宗撫長老之輿言和兒郎之六偉拋樑東長江萬折必流東魯連獨自羞秦帝當世何人欲蹈東拋樑南瞻仰高山斗以南爲古英風凛如昨妖氣今自豁海天開拋樑西錦之右界湖之西此時若果無公死誰使兇鋒未敢西拋樑北炯炯一心星拱北信者見疑忠被謗讒人恨不授諸北拋樑上天垂大象明明上莫之言吾見

在星經自是精誠能格上拋樑下大節昭乎千載下能執干戈以死君緇儒貴賤誰高下伏願上樑之後國人有式天下歸仁誦其詩讀其書可知平生所學之不負薄夫敦懦夫立豈但千里慕義之無窮尊周攘夷之論親上死長之道天之經地之義所謂生民之秉彝考諸王質諸神以俟聖人而不惑

報恩祠宇春秋享祭文　張顯光

伏以忠義大節循良吏績萬代高風一邦遺澤瞻依有所籩豆有儀庶歆芬苾以慰輿思

滄洲書院移安時祭文　李植

嗚呼先生海岳英靈洛建道脈正學卓行昭乎星日遭時屯蹇遯迹茲鄉奮義殉節功烈彌彰 先朝懋嘉追典式備祠宇初建表額隨賜書院繼起鄉賢並享位次猶謟僉議未暢上聞下詢遂定改卜赤江之濱伊山之麓祠扁仍舊院號揭新多士矜式景行宜遵茲涓吉辰奉移神位禮秩靡憾肹蠁如在齋慕歆格永世啓祐恭伸明薦用表虔告謹告

滄洲書院春秋享祭文 前人

猗歟先生道通天人忠炳日月三綱永賴百世餘烈

金浦書院奉安時祭文 李景奭

惟我先生性本忠孝氣亦剛大學有淵源識同蓍蔡
誠明兩至兇醜兇燭斥虜之技不待肆毒披肝瀝血
伏
闕忠告特立獨行威武難屈值寇之深洒泣奮
發見義而作若山之屹師直為壯孰敵真儒始捷終
喪衆寡之殊父子爭死七百同歸天地慘慘白日無
輝為諸將倡怯夫增氣惟節之凜惟魄之毅人皆景
慕 國有褒崇贍玆遺基猶有餘風俎豆於斯僉議
攸同爰建祠宇載造講堂父老懽欣衿佩趨蹌藏修
之所禮法之場百世為師千載流芳高山仰止在上
洋洋永以妥靈消此良辰肅奉瓣香敬薦明禋尚饗

金浦書院春秋享祭文　前人

道義夙著忠烈昭垂虔薦苾芬百世享之屬玆仲春秋

謹以清酌剛鬣用申常薦尚饗

義壇合祭先生及霽峯高先生春秋享祭文　李惟泰

生並一世死同一節百里山河萬古義烈

重峯趙先生集附錄 終

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
其方謂誑古況反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
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
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又言舜遭
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新安陳氏曰不失天理之常則終可以回人倫
矣不格姦底豫之餘人倫豈終變也哉○東陽許